

爱上我的女学生

趾坏王/著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上我的女学生/趾环王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7.2
ISBN 978-7-5366-8359-4

I. 爱… II. 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1234 号

爱上我的女学生

AISHANG WO DE NÜXUESHENG

趾环王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策 划: 刘晓燕
责任编辑: 吴向阳 刘晓燕
责任校对: 李文婷
封面设计: 王雪静
装帧设计: 刘耀军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 庆 出 版 社 出版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广东省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9×1240mm 1/32 印张: 8.5 字数: 210 千字

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455 转 80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Contents

.....

/ 1

/ 3

1. !
- 2.
- 3.

/ 13

- 1.
- 2.

/ 17

- 1.
2. 5
- 3.
- 4.

/ 32

- 1.
- 2.
- 3.

- 4.
- 5.

/ 50

1. 6 8
- 2.
- 3.
- 4.
5. 厨艺

六 曲折故 / 88

1. 国演义
2. 负荆请罪
3. 坠入云端

七 狂欢 / 108

1. 还乡
2. 风波再起
3. 别离

八 两地 深 / 129

1. 理工大会面
2. 欢度国庆
3. 两地

九 魔咒 / 150

1. 特殊检查
2. 进补
3. 伤别离

十 死亡 / 166

1. 难忘 寒假
2. 突 死亡
3. 风吹云散

十 飞蛾扑火 / 180

1. 分手 百天
2. 再会
3. 飞蛾扑火式 会面

十 余 残留 / 208

1. 意外地来看
2. 命终究难舍蓝蓝 云天

十 浑浑噩噩 / 223

1. 理想破灭
2. 新年快乐

十 寄 山水 / 234

1. 峡
2. 游神农溪
3. 夔门残阳

十 天堂 / 254

1. 朋友各奔东西
2. 守候天堂



楔子

4月，天堂山下的春天姗姗来迟。

但是，毕竟来了。

侧耳听，山中还传来碎玉击石之音。睁眼看，天堂溪从学校门前迤逦而过，如玉带蜿蜒飘向天际。

溪畔的杏花开得已如一顶顶粉红的帐幕，却遮不住一夜夜销魂的春梦。

夹杂在杏花丛中的杨柳，枝条飘飘，随风拂水，如承欢新妇，不胜娇羞。

但是，这些都不属于我。

杏花含露团香雪，绿杨陌上多离别。

我的梦已经在前年的春天化作一缕烟雾，随风而逝。

伫立溪畔良久，我又拿出那张已经开始发黄的照片。

这是一张有些滑稽的照片：一个女孩子，穿着与她的年龄、气质极不相称的牡丹花旗袍，站在花儿早已凋谢的花坛边，伸着右手，两指呈一个大写的“V”。因为天气太冷，她的脸特别红，整个人就仿佛一朵独自在冷风中努力绽放的鲜花。

“这是你第一次穿旗袍吧？”前年暑假，我们在整理双方的礼物、准备分手的时候，我问她。

“好像是吧？”她迟疑了一下说。

“那我还给你，因为它是你的一个第一次。”

“你还是留着吧，我本来就是为你照的。而且，我那时还

冒着寒风。”她有些凄凉地说。

我默默地将照片夹在我的日记簿里，然后看她微笑着走出了我家的门。她坚决不让我送。“我很坚强。”她在出门的时候说，“你也要坚强。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她出了门，我轻轻地把门关上，又轻轻地拉开门，我听见她的抽泣声沿着楼道传上来。我没有追上去安慰她，因为她说过：“如果你还有一点在乎我，就请忘记我。”所以，我要忘记她，就从她出门的一刹那开始。

从此，那场刻骨铭心的爱就如一场春梦，消逝了。

今天，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在我从旧梦中勉强苏醒之后，我用颤抖的手指敲动那开始老化的键盘，记下我那一场春梦，一场凄美的师生之恋。

我想，在这杏花飘飘的春天，我真的该做点事情了。





第一章

多情女生

1. “校花”的照片

元月3日，我在高二（3）班上完课，急匆匆地往办公室走，想扔下教案回去睡觉。昨晚和老刘、三狗他们狂欢，3点钟才睡觉，实在困。谁知刚走到高二（4）班门口，就听见有人喊我：“元老师，元老师。”在我的记忆里，这个称呼从来没有这样动听过。我回头看了一下，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原来是“校花”朝烟在喊我。

“你31号为什么不看我的节目？”她上来就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。

“什么节目啊？”我有些奇怪地问。

“元旦文艺演出啊！”她有些失望，“我是主持人嘛！”

我本想说我从来不看这类节目，但我还是假装抱歉地说：“实在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是主持人。”做人要厚道啊！

“难道去年的元旦演出，你也没有看吗？也是我主持的。”她似乎更失望了。

我像做错什么似的低下了头。别说去年的，就是前年的我也没有看过。这时，我发现高二（4）班的学生都从窗户里饶有兴趣地看着我们，特别是女生，嘴角挂着意味深长的笑

意。对于生活枯燥的高中生来说，不要说一个男教师和一个女学生站在一起，就是一只公蚊子和一只母蚊子在一起也会让他们感到有趣，假如他们能分辨出蚊子的性别的话。

我急于摆脱这种窘境，连忙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明年我一定看，一定看！”

“明年？明年我就高三了，哪还有机会当主持人啊？”她似乎无限惆怅。

我不知该怎么说才好，仿佛自己真的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似的，搓着手说：“那你说，我怎么办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”她快快地回了教室。

我也飞似的逃回了办公室。

不过我现在却已睡意全无了，我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她为什么问我这个呀？

我很想问一问对面的胖阿翠，因为她对于这类事情有着天才般的推断能力；但我不敢问，因为她是我们办公室里最八卦的人物。

晚上，我到办公室准备集体备课，我到的时候，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。当我正对着学生们的文章发笑时，朝烟突然闯了进来。

“你有什么事啊？”

“啊，是这样的。”她镇定自若地说，“我那天当主持人，照了几张照片，我送一张给你。你喜欢哪一张？”

她把几张照片摊在我的办公桌上。

我也来不及细看，随便拿了一张，说：“就这张吧。”说完忙把它夹在备课本里。

她笑了一下，“你最喜欢那张吗？是不是那张最好看？”

“嗯，嗯，也许。啊，不，都好看，都好看。”

她又嘻嘻地笑了，“那就送给你了。可不要弄丢了！”

我讪笑道：“那怎么会呢？”

“好吧，这个问题我懂了，老师再见！”





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胖阿翠进来了。

朝烟的反应还真快，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胖阿翠用疑惑的眼光盯着朝烟的背影出了办公室，又用更加疑惑的眼光盯着我。我白了她一眼，低下头开始备课，心里却乱糟糟的，始终无法专心起来。

朝烟送了照片后还有下文呢。

第二天周记交上来了，她先是大谈特谈了一番余秋雨，然后在文章下面看似漫不经心地写了一句：“老师，那张照片到底怎么样啊？”

我可不敢在上面批注我的意见，只好夹了张白纸，写了几个字：“还可以吧。”这也是我的真实意见，虽然她长得很漂亮，但那照片确实不好——一个花季少女穿着那种老气横秋的旗袍，实在不配。我敢说，她披上麻袋也比这个好看。

但是，我到底还是把她给得罪了。

周记发下去后的第二节课是语文课，我一进教室就发现她的情绪不对头，把课本弄得“哗哗”响，口里嘀嘀咕咕的，也不知在说什么。同桌莫名其妙地看着她。

下了课，我趁办公室没有人，又把照片拿出来欣赏了一番。如果忽略那可恶的旗袍，她的确是一个漂亮的女生。在我们这个4000多人的高中里，像她这样漂亮的女生恐怕不多：标准的瓜子脸儿，白净的皮肤，略翘的鼻子，微带笑意的眼睛，略显夸张的嘴巴。

我终于明白了，她以为我说她不漂亮！

咳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老天都知道我的真实想法。我一个堂堂的高中语文教师，怎么连自己的意思都表达不清楚呢？

看来我得想办法让她知道我的真实想法，不然她会觉得很失败的。对于一个女孩而言，说她长得不漂亮，这种打击不异于说一个高级教师不会上课；更何况，她确实长得非常

漂亮，是男生们公认的校花。

但我总不能说“朝烟同学，你长得好漂亮”吧？这话传了出去，我元无雨岂不成了大色鬼？虽然我们男教师私下里也会讨论哪个班的女生漂亮一些，但还没有哪个会直截了当地对女生说“你好漂亮”。

第三天早晨，我在食堂门口与她“邂逅”了，当时她正拿着两个馒头边走边啃。说实话，看到这样一个本应该娇生惯养的漂亮女孩只能啃硬邦邦的馒头，连袋鲜奶都没有，让人有些难受。

我朝她喊了声：“吃早饭啊！”

她惊诧地抬起头。看见我，她有些惶恐，嘴里有一大块馒头正等待她加工，所以她没有回答我，不过那样子的确狼狈，甚至让我为自己的唐突而感到自责。

我别过脸去，不愿面对这惨不忍睹的场面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回过头来，郑重其事地对她说：“我只想说一句话，其实，其实……其实我觉得那照片……很好看。”

“真的？”她的眼睛里放出异样的光芒。

“是真的。”说完，我就快步进了食堂，也没有去观察她的反应。不是不想，而是不敢，因为食堂是学校的商业区，人多眼杂。

自从我对她的玉照给予正确评价之后，她明显对我亲近了。当然，这也给我的课堂教学带来了很多麻烦。她常常忘情地看着我，眼珠子一动也不动。当我看向她时，她又会在一瞬间低下头，嘴角留着一丝微笑。她的眼睛像山泉那样明澈，眼珠子像养在山泉里的黑玛瑙，任谁看了都会赞叹、陶醉，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纯洁无瑕的眼睛，值得诗人写诗赞美。

有时候，她会整节课地看着我，若有所思，几乎忘记了学习。这种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罪人，可不能因为





这样而耽误一个学生的将来啊，我必须找机会提醒一下她。有一天，我正在讲解一篇难度较大的文言文，她还是一直抬着头，根本不做笔记，课本上一片空白。其他人的课本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知识点。我走到她身边，严肃地说：“朝烟同学，你怎么不做笔记啊？你看别的同学，都写了这么多。你说，这个‘病’字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生病。”她大大咧咧地说。

“哈哈哈哈！”全班大笑。

“是‘批评’的意思。”她的同桌碰了碰她的肘，小声地说。

我看到她的脸“刷”地红了，比她当主持人的那张照片上的还要红，我有些于心不忍，就说：“嗯，这个用法我们以前没有见过，不过现在学了，就要记下来，尤其是这种不常见的。”

此后她就一直低着头，也没有做笔记。我知道自己又把她得罪了。到了下课的时候，她仍旧低着头。她同桌抿着嘴偷笑，还不时用眼角的余光看我。

回到办公室，心里还是难以平静，有些烦恼，莫名的烦恼。对于学生，关心过头也是不行的。我明白这个道理。

2. 朝烟的巧克力

转眼放寒假了。

我打电话同父亲说：“我寒假要参加司法考试！班，不回家过年了。”这个事情他大概知道一点，他儿子喜欢法律，过了这个考试，就可以人家打官司，所以他也没有什么话说。

第一次一个人过年，凄凉的感觉是‘’不了的，好在有老刘和三狗两个（）常来* *我，+请我去他们家吃饭，因此日子，也过得去。但人家也要过年，我总不能老-在别人家里吧，也得./一些年0，让自己像1像样地过个年。

进了23，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45678、人山人9。我等了：天才；到一<小推=，但人>得几乎？不动步子，我也不知道@什么，只好A在一个胖女人后面，她拿什么，我就拿什么。但她很快就起了疑心，用BC的眼光看着我，仿佛我不是想DE，就是想D色。说实话，我，想发E，但我可不想用这种“没有FG含H”的手I；至于D色，就J我哪天真的KL不住想D色，也不会找上她吧！

就在我M思乱想的时候，突然看见一个NO的影子在OP间QR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那是朝烟。自从我在课堂上让她难S了一回之后，她就明显对我TU了。这当然是好事。像她这个年V的女孩子，对自己的老师太无所WX，于她来说终Y不好。

正因为如此，我便推着=低头向Z一边走去。谁知[了几个\，我的=]一个人^住了。抬头一看，还是朝烟！

“怎么是你？”

“那你以为是哪个美女啊？”她笑嘻嘻地说，鼻子上都起了好看的_`。

碰到老师的第一句话竟然可以这样说？！

我讪笑：“怎么会呢？”

“你@了什么年0呀？”她看了看我的小推=，语气a然很随和，看来她早已忘记了那次在课堂上的不快。

“我也不知道@什么啊！”我说。

“我给你当参b吧——不过，我是要cde的。”她边说边推起了=子。

我忙说：“没问题，没问题。”就A在她后面走着。

“你看，我给你f的这些，你喜欢吗？”她指着推=里一





大g的食h问。

我看都没有看就说：“喜欢。”

“好。那你该i j k l了——打J请我吃点什么啊？”她一脸无m地看着我。

“你自己f吧。”我笑道，“喜欢什么就拿什么。”

“好，我自己拿了。你可别心n。”说完，她拿了一o p装q美的巧克力放到小推=里，巧克力的r s就是一t心！

但愿她不是u意的。我偷偷v w。

快到c x y了，我z z地说：“你先出去吧，这里{ |碰上N人。”

她却一脸无}地说：“为什么？难道老师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我只得说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心里却说说不出的别~。

她不但离不开，还和我一起出去i •。我紧张得满头大汗，边排队边东张西望。

她，满不在乎，谈笑风生，还朝我做鬼脸。

终于出了2 3，我长长舒了一口气。

“是不是终于可以摆脱我了？”她盯着我，坏坏地问。

“不是啊。提这么多，累呀。”

“那我%你送回去吧！”她仍是一脸纯洁，真诚得让人难以拒绝。

我装做无所谓地说：“好啊，谢谢了。”

来了一<出租=，我们七手八脚地将年0塞进=子。

“你上去吧！”我说。

“你以为我真去啊！嘻嘻嘻嘻！”她说完就跑了。

我几乎晕了，- -地站在那里，：天没有回过神来。

3 巧克力送给了石榴青

回到家里，我才发现朝烟的巧克力没有拿走。

我犯难了：怎么办？专门为她送去是不可能的，放在家里，又觉得搁在哪儿都很别扭。想起朝烟刚才在23里认真的样子，我又不敢轻率处理掉这巧克力。真是让人左右为难。

正想着，有人敲门。我一惊，是不是朝烟来了？

开门一看，却是石榴青！

石榴青是我教的Z一个班——高二（4）班的学生。

其实，我平常对她也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。漂亮是漂亮，但样子很冷，似乎不大好接近。她是高二年级为数不多的长得漂亮而又成绩优秀的女生。教师们在办公室里说到她的时候，总是好评如潮。是啊，这么漂亮的女生，能够只一心用功读书，真是难得。

“是你呀？”我憋了：天，才说出这句话。

“我来错了吗？”她微笑着说。

“没有没有，”我忙说，“请进请进。”

我给她，了一杯水，问她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问了这个问题，我马上觉得自己好愚蠢。

“给你拜年哪！不欢迎啊？”

“欢迎欢迎！我教了5年书，还是第一次有学生给我拜年呢！”

“不会吧？你以前的学生都没有来过吗？”她好像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

“没有啊！因为我以前都不在这里过年。”

“那就是了，不是人家不给你拜年，而是你不在本地嘛。我爸爸去附近的一个（ ）家拜年，我就顺道A他一块儿过来





了。”她轻描淡写地说着，然后从背p里掏出一个小小pp，r面p着炫目的彩纸，说是给我的礼物。我连声道谢，但并没有当面拆开。

沉默了一会儿后，她小心翼翼地端起杯子，嘟起嘴唇轻轻吹了吹，然后很文雅地啜了一口。我觉得这个动作很有大家闺秀的样子，不由得会心一笑，这样的女孩确实很{ | 博得教师们的赞赏。

“你说我的作文怎么老写不好啊？”

“你的作文还可以呀！”

“还可以，那就说明不是很好了？”她盯着我问。

看来她在学习上对自己要求不低。

“你的语文成绩已经不错了，还能提高多少？我虽然是教语文的，但我劝你多在数学上投入时间。”

没边没际地闲谈了一会儿后，她站起身来，准备要走。

突然，我发现她的目光停留在了一个地方，一动也不动——她看见了那o巧克力，那o放在茶几上的巧克力！

她转过脸来，“咦？这是……”

我随口说道：“一个（ ）送的。”

“哦。”她轻轻说了一句，声音低不可闻。

我怕她误会什么，急于想A这o巧克力撇清关系，于是做了一个很不明智的决定。“你要喜欢，就送给你吧。”

她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，“真的送给我？那不是你的（ ）送你的么？”

“不要紧的，留在我这儿也是浪1。我想我那（ ）也不会介意的。”

“那谢谢你了。”她笑着7过了巧克力。

我送她出了门，正要关门时，她又突然回过头，俏皮地问：“真的送我？”

“那还有假？”

“明天是什么日子？”她问了句让我摸不着头脑的话。

“明天？明天是腊月二十九啊！”我说。

她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走了。

我关上门，转身看了看挂历，天哪，明天是二月十四日！

从窗户向r望去，她已经走到楼下，钻进了一< x 灰色的本田轿=。

我靠在窗户上，有些后悔刚才的举动。

打开她送的礼物，是一条纯羊毛围巾，红白相间的格子花`，高雅又大方。

